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唐三藏西遊釋厄傳 孫悟空除滅六賊

卻說那孫行者請三藏上馬，他在前邊，背著行李，赤條條，拐步而行。不多時，過了兩界山，忽然見一個猛虎，咆（原作「跑」）哮剪尾而來。行者放下行李，耳朵裡拔出一個針兒，就望風幌一幌，原來是個碗來粗細一條鐵棒。他拿在手中，笑道：「這寶貝自五百餘年不曾用著他，今日拿（原作「那」）出來掙件衣服兒穿穿。」你看他拽開步，迎著猛虎，道聲「業畜！那裡去！」那虎蹲著身，伏在塵埃，動也不敢動動。卻被他照頭一棒，腦漿迸裂，萬點桃紅，牙齒皆落。唬得那陳玄奘滾鞍落馬，咬指道聲「天哪！天哪！那劉太保前日打的斑斕彪，還與他鬥了半日；今日孫悟空不用爭持，把這虎一棒打得稀爛，正是『強中更有強中手』！」行者拖將虎來道：「師父略坐一坐，等我脫下他的衣服來，穿了走路。」好猴王，把毫毛拔下一根，吹口仙氣，叫「變！」變作一把牛耳尖刀，從那虎腹上挑開皮，往下一剝，剝下個紈圖皮來，剝去爪甲，割下頭來，割個四四方方一塊虎皮，圍在腰間。路旁揪了一條葛藤，緊緊束定，遮了身體道：「師父，且去！且去！到了人家，借些針線，再縫不遲。」他把條鐵棒，捻一捻，依舊象（原作「相」）個針兒，收在耳裡，背著行李，請師父上馬。

兩個前進，長老在馬上問道：「悟空，你才打虎的鐵棒，如何不見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，你不曉得。我這棍，本是東洋大海龍宮裡得來的，喚做『天河鎮底神珍鐵』，又喚做『如意金箍棒』。當年大反天宮，隨身變化，要大就大，要小就小。剛才變做一個繡花針兒模樣，收在耳內矣。但用時，方可取出。」三藏聞言暗喜。又問道：「方才那只虎見了你，怎麼就不動動，讓你打他，是何說也？」悟空道：「不瞞師父說，我老孫有降龍伏虎（原作「虎伏」）的手段，翻江攪海的神通，剝這個虎皮，何為稀罕？」三藏聞得此言，愈加放懷無慮，策馬前行。師徒兩個走著路說話，不覺太陽星墜，日已西斜，天色將晚。但見：

皎皎斜輝返照，天涯海角歸雲。千出鳥雀噪聲頻，覓宿投林成陣。野獸雙雙對對，回窩族族群群。一勾新月破黃昏，萬點明星光暈。

行者道：「師父走動些，天色晚了。那壁廂樹木森森，想必是人家莊院，我們趕早投宿去來。」三藏果策馬而行，徑奔人家，到了莊院前下馬。行者撇了行李，走上前，叫聲「開門！開門！」那裡有一老者，扶筇而出，唵唵的開了門，看（原作「者」）見行者這般惡相，唬得腳軟身麻，口出謔語道：「鬼來了！鬼來了！」三藏近前攙住叫道：「施主休怕，他是我貧僧的徒弟，不是鬼怪。」老者抬頭，見了三藏的面貌清奇，方然立定，問道：「你是那寺裡來的？」三藏道：「我貧僧是唐朝來的，往西天拜佛求經，適路過此間天晚，特借宿一宵（原作「霄」），萬望方便一二。」老者道：「你雖是個唐人，那個惡的卻非唐人。」悟空厲聲高叫道：「你這個老兒全沒眼色！唐人是我的師父，我是他徒弟！我也不是甚『糖人』，我是齊天大聖。你們這裡人家，也有認得我的，我也曾見你來。」那老者道：「你在那裡見我？」悟空道：「你小時不（原作「也」）曾在我面前挑柴？不曾在我的臉上挑菜？」老者道：「這廝大胡說！」悟空道：「你認不得我了，我本是這兩界山石匣中的大聖，你再認認看。」老者方才省悟道：「你倒有些象他，但（原作「你」）你是怎麼得出來的？」那悟空就將菩薩勸善、令我等待唐僧揭貼脫身之事，對那老者細說了一遍。老者卻才下拜，將唐僧請到裡面，問悟空道：「大聖啊，你也有年紀了？」悟空道：「我那生身的年紀，我不記得是幾時；但只在這山腳下，已五百餘年了。」老者道：「是有，是有。我曾記得祖公公說，此山乃從天降下，就壓了一個神猴。只到如今，你才脫體。我那小時見你時（原作「是」），你頭上有草，臉上有泥，還不怕你；如今臉上無了泥，頭上無了草，卻象瘦了些，腰間又苦（原作「苦」）了一塊大虎皮，與（原作「的」）鬼怪能差多少？」一家兒聽得這般話說，都呵呵大笑。這老兒頗賢，即今安排齋飯。飯後，悟空道：「你家姓甚？」老者道：「舍下姓陳。」三藏聞言，即下來起手道：「老施主，與貧僧是華宗。我的法名叫做陳玄奘。只因我大唐太宗皇帝賜我做御弟三藏，指唐為姓，故名唐僧也。」那老者見說同姓，又十分歡喜。

行者道：「我有五百多年不曾洗澡了，你可去燒些湯來，與我師徒們洗浴，」那老兒即令燒湯。師徒洗浴罷，坐在燈前，行者道：「老陳，還有一事累你，有針線借我用用。」那老兒即教媽媽取針線來，遞與行者。行者見師父洗浴脫下一件白布短小直裰未穿，他即扯過來披在身上，卻將那虎皮脫下，聯接一處，打一個馬面樣的折子，圍在腰間，勒了藤條，走到師父面前道：「老孫今日這等打扮，比昨日如何？」三藏道：「好！好！好！這等樣才個行者樣。」三（原缺「三」）藏道：「徒弟，你不嫌殘舊，那件直裰兒，你就穿了罷。」悟空唱個喏道：「承賜！承賜！」他又去尋些草料餵了馬匹。各各事畢，師徒與那老兒亦各歸寢。

次早，悟空起來，請師父吃齋已罷，方才起身。三藏上馬，行者引路，不覺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，又值初冬時候，但見虧物凋零，霜雪寒凝。正是那：

霜凋紅葉千林瘦，嶺上幾株松柏秀。未開梅蕊散香幽。暖短晝，小春候。菊殘荷盡山茶茂。寒橋古樹爭枝鬥，曲澗涓涓泉水流。淡雲欲雪滿天浮，朔（原作「翔」）風驟，牽衣袖。向晚寒威人怎受？

師徒們正走多時，忽（原作「勿」）見路旁唵哨一聲，闖出六個人來，各執長槍短劍，利刃強弓，大咤一聲道：「那和尚！那裡走！趁早留下馬匹，放下行李，饒你性命過去！」唬得那三藏魂飛魄散，跌下馬來，不能言語。行者用手扶起道：「師父放心，沒些兒事，這都是送衣服的。待老孫與他爭鬥一場，看是何如。」那六條大漢道：「我等是剪徑的大王，好心的山主（原作「圭」）。你早早的留下東西，放你過去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也是祖傳的大王，積年的山主，卻不曾聞得列位有甚大名。」那人道：「我說與你們：一個喚做眼看喜，一個喚做耳聽怒，一個喚做鼻嗅愛，一個喚作舌嘗思，一個喚作意見欲，一個喚作身本憂。」悟空笑道：「原來是你六個毛賊！你卻不認得我這出家人是你的主人公，你倒（原作「到」）來擋路。把那打劫的珍寶拿出來，我與你作八分兒均分，饒了你罷！」那賊聞言，喜的喜，怒的怒，愛的愛，思的思，憂的憂，欲的欲，一齊上前亂嚷道：「這和尚甚是無禮！你的東西全然沒有，轉來和我等要分東西！」六賊大怒，一齊輪槍舞劍，擁眾前來，將行者劈頭亂砍，乒乒乓乓，砍有七八十下。悟空停立中間，只當不知。那賊道：「好和尚！真個的頭硬！」行者笑道：「將就看得過罷了！你們也打得手軟了，卻該老孫取出個針兒來耍耍。」行者伸手去耳朵（原作「躲」）裡拔出一根繡花針兒，迎風一幌，卻是一條鐵棒，足有碗來粗細，拿在手中道：「不要走！也讓老孫打一棍兒試手！」

唬得這六個賊囚各散逃走，被他拽開步，團團趕上，一個個盡皆打死。剝了他的衣服，奪了他的盤纏，笑吟吟走將來道：「師父請行，那賊已被老孫剝了。」三藏道：「你縱有手段，只可退他去便了，怎麼就都打死？如何做得和尚？」悟空道：「師父，我若不打死他，他卻要打死你。」三藏道：「我這出家人，只是一身，寧吾身死，則六賊安存；若只殺賊除賊，不覺賊自身生。你卻如何殺人，除賊！」行者道：「不瞞師父說，我老孫五百年前，據花果山稱王為怪的時節，也不知打死多少人哩。」三藏道：「只因你欺天誑上，才受這五百年前之難。今既入了沙門，當尊佛法才是，只似當時行兇，一味傷生，去不得西天，做不得和尚！」

原來懶猴子一生受不得人氣，他見三藏只管緒緒叨叨，按不住心頭火發道：「你既是這等說，我做不得和尚，上不得西天，不必恁（原作「任」）般絮（原作「緒」）聒我，我回去便了！」那三藏卻不曾答應，他就使一個性子，將身一聳，說一聲「老孫去也！」三藏急抬頭，早已不見。只聞得呼的一聲，回東而去。又看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害人人害禍先招，禍福災殃你怎逃。